

大生纱厂三井洋行借款的归还

□珠江

大生纱厂原本为南京临时政府代为借款,转变为纯粹的企业贷款,其中必有缘由,只是目前史料阙如,还无法辨明,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



按照大生纱厂三井借款合同,三井洋行提供借款规元40万两,扣除之前已经借给黄兴的规元23.7万两及其利息,余款核数照付。按照当天的洋厘(银元折合规元的市价,英洋7钱9分4厘25,龙洋7钱9分3厘5),规元23.7万两大致相当于洋30万元,即黄兴三井借款张謇保证书中提及的上海通行银元30万元。规元40万两,亦即洋50万元,这与《啬翁自订年谱》所记1912年1月31日“筹款五十万成”吻合。如果这样的话,大生纱厂还可以动用其中的规元16万两左右。

但是根据现有史料,主要是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号信,大生纱厂的抵押借款规元40万两,全部汇给了大生驻沪事务所,而且全部经由大生驻沪事务所支配,这与借款合同的相关约定相违。

1912年2月2日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辛亥年第169号号信提道:“三井款已交到,归厂用廿万两,退公意分四成与分厂用。”退公即张謇,张謇的三哥,是张謇的重要助手,具体负责大生生产经营活动。2月2日沪所收到三井洋行的汇款,其中的20万两归大生纱厂使用,张謇同意其中的8万两转给大生分厂使用。另外根据2月10日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辛亥年第176号号信:“押款除借与盐政处十五万两,沪用五万两,其余廿万两,照退公派定通厂六成。”可以得出大生三井借款的去向,除了将其中的15万两转给盐政处外,其余款项均由大生自用。盐政处,后面的号信亦写作盐政局。

白纸黑字的借款合同,难道是编造借款理由?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尽管黄兴三井借款的合同没有见到,但是张謇没有必要为一个不存在的借款作保证,更不会进而签订一个借新还旧的合同。大生纱厂与沪所之间的来往号信,是企业内部联系工作和交流情况的制度,所涉及的内容均为即时发生的生产经营实况,没有编造的必要,何况是多年的号信反复编造?从三井洋行的角度,上海支店是日本总社的分支机构,需要对日本总社负责,如果大生纱厂需要借款,双方完全可以直接谈判,既不需要史量才出面斡旋,也没必要在合同条款上大费周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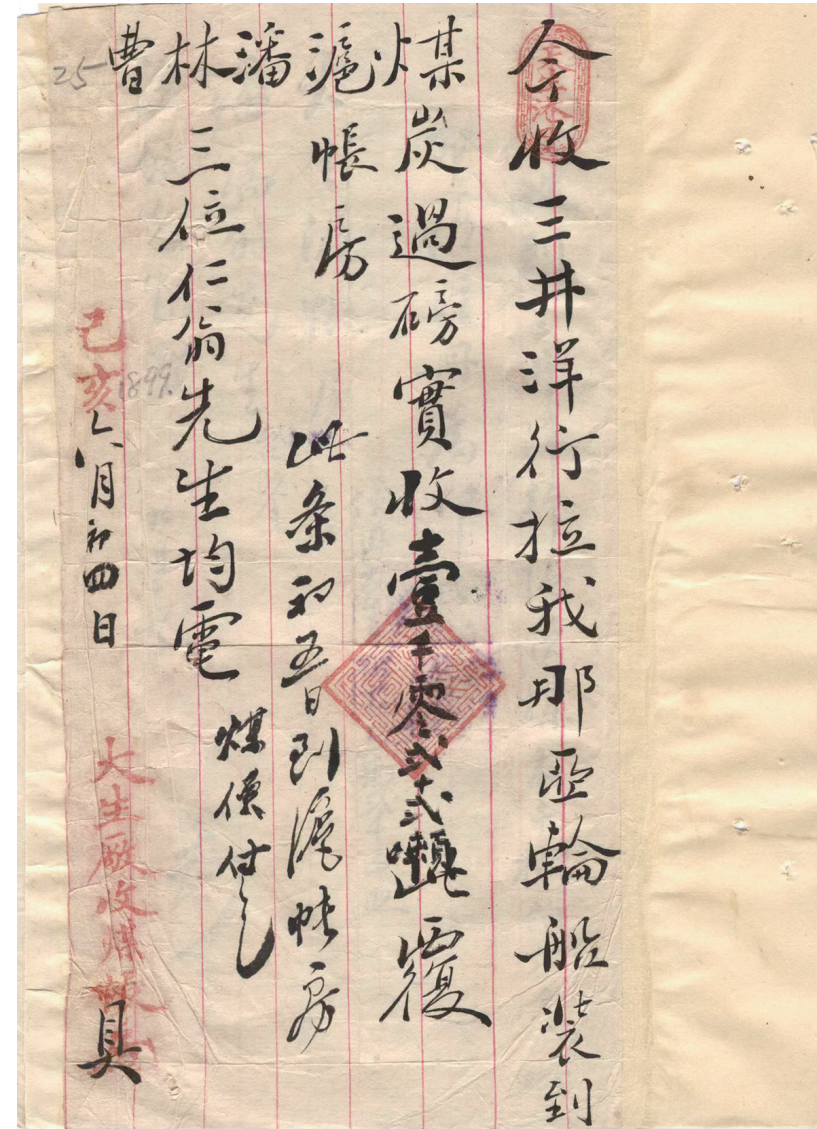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如皋有家经营草席的店名叫“车裕生席庄”,可谓誉满城乡,而它的店主是个外地女人名叫“车李氏”,更是家喻户晓。

车李氏(1876—1956),原籍浙江宁波。16岁与同乡车继生(字贵堂)结婚。婚后第二年,听说车氏族人于清同治年间在苏北如皋开设“车裕生席庄”,颇具声名,因无人继承,即将收手歇业。车李氏闻讯,即与丈夫合计,变卖嫁妆,凑集资金,来如皋接盘该店,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车继生喜欢夸夸其谈,且有鸦片嗜好,不事生产经营,故店务家务概由车李氏负

责。接盘席庄之后,车李氏整顿店纪店规,合理调度生产经营人员,并亲自到宁波鄞县进货。宁波鄞县(现为宁波市鄞州区)是有名的草席生产基地,并以黄古林一带的草席历史悠久,质量特优,享誉东南沿海地区。由于黄古林一带气候土壤适宜,所产席草色泽青白而带绿色,粗细均匀且挺直,草壁薄而坚韧,草芯丰满而有弹性,拉力强而不易断,加上编织技术悠久而精湛,故编织成的草席,质地精良,挺括硬实,柔软光滑,收藏简便。不用时卷成筒,不占地方;使用时,一经温水拭抹,不但更加光滑,且能透出一股沁

人的幽香。黄古林草席一般以白麻或绿麻为筋编织而成。车李氏所进货源皆为宁波鄞县黄古林草席,从不做“水货”生意。由于黄古林草席质量上乘,数年后,“车裕生”营业复振,转亏为盈,利润渐增。车裕生席庄既运销宁波草席,又聘请宁波师傅来如进行细加工,经营颇具特色,深受城乡居民信任,如皋周边集镇皆来批发。为贫苦百姓生计考虑,“车裕生”还请来修席匠为百姓修理折坏的草席。民国初年,“车裕生”在大街大寺巷口另开分店,店号“庆生”。民国19年(1930),庆生闭歇,又在鱼市口东侧



大生纱厂收煤帐房关于收到三井洋行运来煤炭致大生沪帐房的条索。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万两的回扣,1912年2月14日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辛亥年第179号号信提及:“又照来单,回扣壹万式千两并未分摊,与原议不合。凡动用押款者,皆须照摊回扣,照认利息,我厂方免受亏,想公必见及此也。”大生纱厂对于回扣全部自己承担,表达了不满,建议按照用款比例摊派,这符合商业借款的特点。

至于大生纱厂原本为南京临时政府代为借款,转变为纯粹的企业贷款,其中必有缘由,只是目前史料阙如,还无法辨明,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1912年1月14日张謇致黄兴的信中,在谈到盐务事宜时说:“目前能有多少

收入,尚不可知,约略各处所要求及公所汲汲待用,非于所筹偿还三十万借项外,更借一百万不可,而非以盐税(除提存赔抵款及支各岸应得加价外)抵借亦不可。”这里提及在盐税收入中偿还30万借项,很有可能就是指黄兴三井借款。或许在大生三井借款签约之际,这笔盐税筹集到位,并归还黄兴三井借款,才有大生三井借款可供大生使用的可能。而张謇一度委托主政松江盐务局的史量才与三井洋行谈判,应该不是无缘无故的。高达3%的借款回扣,也为政治借款转化为商业借款,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车李氏与她经营的宁波草席

□何台

开设“万生”席庄。民国23年(1934),万生席庄批发各类草席15万条以上,零售不下4万条,全年营业额5万多元。清同光年间,民风未开,一个青年女子变卖妆奁首饰凑集资金,从江南富饶之地到苏北小城经营商业,并大有成就,是极为少见的。车李氏处理店务应付自如,赏罚分明,有条不紊。儿子汉宸仅在店内协助营业。民国27年(1938)3月,日军侵占如皋。如皋沦陷之后,汉宸病故,万生歇业。汉宸之子礼庆自幼耳聋,李氏年老,店务由礼庆之妻负责。解放后,车氏席庄参加公私合营改造。

队的“五大员”。可别小看这“五大员”,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却是影响生产队的“实权派”。当然,能担任者,一般要和队长关系好,有一定群众基础,人品端正且又诚实厚道。

我196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7年恢复高考后,重新跨入高校大门。回乡劳动期间,我曾有幸先后担任过生产队毛选辅导员、记工员和仓库保管员等。记工员、仓库保管员是生产队人人羡慕的岗位,有一定的实权。关键是自己能够出于公心,不带私心,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记工分实事求是,保管仓库物资秋毫无犯,这是我的办事原则。直到1972年初我走上教师岗位,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受到生产队社员们的一致好评。

难忘当年“五大员”

□艾光

张榜公布。第四为仓库保管员。仓库保管员,是生产队的“红管家”,身上都要带一串钥匙。生产队粮食归仓,棉花归仓,一应物资包括打气筒、麻布包,甚至一颗螺丝钉等,只要入库,便由仓库保管员全权负责保管。会计掌财,保管掌物,都有一定权力。第五为驾驶员,亦称拖拉机手。刚开始时,生产队农忙时节,靠水泥船搞运输,包括拉粮送肥;农闲时,外出搞运输、搞副业,为生产队增加收入,是生产队一项重要收入来源。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队购买了手扶拖拉机,配备了拖拉机手,一般都由身强力壮、精明强干而又忠厚老实者担任。生产队会计、出纳、记工员、仓库保管员和拖拉机手,是当时农村生产



“廉洁”存入收据中

□亚平

20世纪60年代,如皋县政府设有文教局,下辖单位甚多,有如皋中学、如皋师范、城南初中、如师附小、如城民中、职业中学、机关学校等教育单位,又有电影队、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单位。如此多的下属单位,每次按计划发放物资,都很不易,如何防止其中的腐败现象呢?

笔者见过一批1964年冬的毛线券发放收据,可见当时手续齐备,收据齐全,杜绝腐败。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只有有了毛线券,才能购买毛线。12月,进入冬季,人们需要购买毛线编织毛衣。因此,毛线的领入和毛线券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广大文教工作人员的幸福生活。从保存的收据来看,第一张发票清晰地记载文教局领入毛线的细节。此票用笺上有印字“江苏省如皋县百货公司”,正文为手下蓝色钢笔字:12月份发给文教局4季度毛线计贰佰捌拾支。落款时间为1964年12月1日,钤印“中国百货公司江苏省如皋分公司票照专用章”。在此票之后,是厚厚的下属单位领取毛线券的收据,落款时间都是1964年12月7日。像如皋师范领取毛线券可购26支毛线,供47人使用,平均近两人合用1支。具领人张德刚签字盖章。像如师附小领取毛线券可购28支毛线,供54人使用。朱子畏签字盖章。像规模较小的机关学校领取毛线券只有1支,仅供2人使用。同样规模不大的图书馆领取数量和机关学校一样。有趣的是图书馆的具领人和末代帝师陈宝琛同名,且钤有白文印。

诸如此类的票据,保存如新,不仅见证当时如皋县文教局各下属单位的规模,而且见证了廉洁的办公制度。

韩兰根来如领演《日出》

□白本

韩兰根(1909—1982),上海人,著名滑稽明星,早年试演《渔光曲》中的小猴,一举成名。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于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下大量影片,留下“东方的劳莱”的美名。

这位滑稽明星,也参加剧团演出。我手头存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如城区烈军属戏院印制的《日出》预演广告。这份广告显示,某年11月4日,如城区烈军属戏院上演《日出》。此剧是戏剧家曹禺的名作,当时又刚刚修订,由新苏剧团排演,执行导演为志明、熊涛,玲子试演陈白露,谢孝卿试演方达生。本剧一大亮点是明星韩兰根试演张乔治。广告第一面上还印有醒目的红字:“特聘韩兰根领衔。”所谓“领导”,其实是指“领演”。《日出》成功在如演出后,如城区烈军属戏院又上演了《夜店》《秋海棠》等剧目。

查阅《如皋文化志》,如城区烈军属戏院即如城烈军属剧场,建于1950年,位于北门门善堂内,大门朝西,戏台向北,内有木条凳座位,可以容纳800多名观众,曾邀请上海韩兰根滑稽话剧团、苏州滑稽剧团、常州京剧团来如演出。1959年停业,改为废品站。赵敬老人的母亲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苏北康复二队(地址在如皋)的医护人员,他小时候多次前往如城区烈军属戏院看戏。他回忆戏院内木条凳是有靠背的。观众区从前到后留有两条走道,卖香烟糖果的小贩们穿梭其间。戏台的台口处吊有很多气灯。有人会拿长竹竿把灯挑下来,给灯打气。气灯很亮。那时如皋街上的路灯昏黄暗淡,气灯是明晃晃的。台口处还挂有很多锦旗。万元坤老人也有相关回忆:如皋越剧团常在如城区烈军属戏院演出。团长裘艳芳,演小生,名气不小。下午场、夜场,场场爆满。

无论书中的记载,还是预演广告,都说明滑稽明星韩兰根曾经来如演出。只是《如皋文化志》所录“上海韩兰根滑稽话剧团”,我未查询到。不过“新苏剧团”是有的。因此,日后如能修订《如皋文化志》,韩兰根随新苏剧团来如演出的史实,应当补入。

60年前南通的重大事故

□程太和

1962年12月8日下午6时许,南通公交公司驾驶员钱某驾驶6路09—80118公交车(自编号1012)由狼山车站开往市区和平桥车站,车上满载乘客78人(按照乘员额核定人数,已严重超载)。行至解放坝附近,因缺油而停车。钱某擅自采用“直流油”供油办法,从油箱取出汽油约5公升,灌入铅壶内,使用橡皮嘴的一端插入铅壶嘴内,另一端伸进化油器内,发动行驶。发动引擎不久,即发生打嗝汽油回火,引起铅壶内汽油燃烧,车厢内一片混乱,火势迅速扩大蔓延。加之乘客严重超载,身上穿的衣服又多,既不利于脱险,又不利于扑救。售票员李某即开车门,由于人挤力气小,车门搭扣开了,门却未能拉开,两分钟后车门才打开。李某打开车窗,跳下车去棉织二厂内通知公交公司调度室并报警。4分钟后消防救火车到达现场。公交车火灾事故当场死亡42人,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人,受伤31人,其中6人重伤转上海急救。此事故之所以造成如此众多的人员伤亡,原因有二:一是驾驶员擅自采用“直流油”供油办法导致了火灾事故的发生;二是事发当天下午3时许,公交公司自编号1009号车行至木行桥发生撞车事故,停止行驶,进汽修厂修理,未及时调整车辆替补,造成6路通狼线脱班2次,而导致末班09—80118公交车(自编号1012)乘客严重超载,客观上增加了乘客脱离难度,增加了伤亡人数。

此次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的火灾事故是南通交通客运史上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事故发生后,钱某等责任人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理。事故发生后一年多,公共汽车停车场由孩儿巷西南侧的市运输公司迁到了友谊桥东,人民东路北侧新建的公交车停车场。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